



## “坏小子”的故事



## 永远的“三八线”

一年级二年级的小男生小女生可以不划“三八线”，三年级四年级也可以不划，到了五年级便非划不可了。不信，你到我们五年级的四个班去看一看，有哪一个班不划“三八线”？

划“三八线”常常是男生闹着要划的，仿佛这么一划，就可以证明他们已经不是小男生，而是顶天立地的大男生了。

我和肥猫的“三八线”是用一根又长又宽的尺子隔在课桌中间的。肥猫说，这叫“立体三八线”，只要谁超过一点点，尺子就会倒下来。这表明他要和我划清界线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决和彻底。

从我和肥猫同桌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签订了“三八线公约”。全文如下：

### 三八线公约

甲方：鲁云飞

乙方：夏雪儿

甲方鲁云飞与乙方夏雪儿在同桌期间，必须遵守以下公约：

一、课桌一分为二，用三八线划定，男左女右，甲方在左，乙方在右，不得交换。

二、男女有别，甲方不能越过三八线到乙方那边去，乙方也不能越过三八线到甲方那边去。

三、如果甲方有违规现象，赔偿乙方达利雪梅一包；如乙方有违规现象，赔偿甲方品客薯片一筒。

甲方签字：鲁云飞

乙方签字：夏雪儿

×年×月×日

“甲方鲁云飞”，就是肥猫，鲁云飞是他的名字。他的脸又宽又短，笑起来特别像猫，加上他最爱发出像猫一样“嗷嗷”的叫声，从一年级起，我们就叫他肥猫。肥猫起码有60公斤，我不明白像他这么沉重的人，怎么会取一个像“云飞”这样轻飘飘的名字。

订“三八线公约”是肥猫提出来的，当然是他起草的，但其中有九个错别字，三处不通顺的病句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份公约，其

实是经过我修改的。直到现在，肥猫没有吃到我的品客薯片，我也没吃到他的达利雪梅。是不是甲方他和乙方我都严格遵守了这个“三八线公约”了呢？至于肥猫，我只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片断，你们便知道他是怎样遵守的了。

有一天，肥猫忘记带语文书，我好心地把语文书摊开，放在“三八



线”上，尺子倒下来。肥猫硬说我犯了规，真是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”，我把书收过来。没想到严老师提问题时，他第一个站起来回答，而且全部回答正确。原来他还是看了我的书，是把目光斜到我这边来看的。

下课的时候，肥猫说我犯了规，要我赔偿他一盒品客薯片；我说他犯规了，要他赔偿我一袋达利雪梅。他说是我弄倒了尺子，他又没弄倒尺子。我说他的目光已经越过了“三八线”。我们就这样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最终没有吵出一个结果来。当然，我没吃到肥猫的达利雪梅，肥猫也没吃到我的品客薯片。

我很想知道，兴划“三八线”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？问爸爸，爸爸说不知道，反正他读小学的时候就划的。他划“三八线”划得最起劲，因为“三八线”是“导火线”，这样他就有理由找他同桌的女生吵架了，他就喜欢跟她吵来吵去，喜欢看她生气的样子，喜欢看她用手绢儿抹眼泪的动作。妈妈读小学的时候也划“三八线”的。她说现在想起来挺好玩儿的。她还说如果不划“三八线”，她的童年不知少了多少有趣的回忆。看来这“三八线”是过去划，现在划，将来还会划，是一条永远的“三八线”。



## 同桌冤家

今天又换座位了，许多人都换了同桌，豆芽儿换去跟王巧巧同桌，米老鼠换去跟欧亚菲同桌，兔巴哥换去跟萧依依同桌，我呢？没有换，还是跟肥猫同桌。

“唉！唉！”肥猫摇晃着他胖胖的圆脑袋，“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的肺都气炸了，“你以为我想跟你同桌啊？”

肥猫拖长了声音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：“何时能苦尽甘来，拨开乌云见太阳？”

“严老师！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从来没有这么大声地说过话，“我不想跟鲁云飞同桌！”

严加厉老师的目光，像两柄寒光闪闪的利剑，射在我的脸上，然后又射在肥猫的脸上。

活该肥猫要倒霉了。不管严老师有多么的严厉，对女生，她总

还是有一点点偏心的。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不拿肥猫开涮才怪呢。

“鲁云飞，你不想跟夏雪儿同桌，你想跟谁同桌？”

肥猫嘴里嘀嘀咕咕的，但谁都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
“你说大声点！”严老师已走到了肥猫跟前，“你想跟谁同桌？”

肥猫嘴里还是嘀嘀咕咕的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严老师把声音压低了一些，我们知道她生气了。严老师生气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别的老师生气的时候是把声音提高。而她生气的时候是把声音压低，气生得越大，声音压得越低，到最后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就是严老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
严老师的声音又压低了一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紧张起来，全班同学都紧张起来，因为我们都怕严老师生气。

“严老师，我知道鲁云飞想跟谁同桌。”坐在我们前排的豆芽儿突然站起来说，“他想跟艾薇同桌！”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男生们张开大嘴，仰头大笑！

“嘻嘻！嘻嘻！”

女生们抿嘴偷着乐。

艾薇是我们班的班花，真是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啊！

“他乱讲，他才想跟艾薇同桌呢！”肥猫涨红了脸，有口难辩，向豆芽儿挥舞着他肉乎乎的拳头，“我饶不了你！”

“鲁云飞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下课到我办公室去！”

下课了，肥猫迈着鸭子步，嘴里嘀嘀咕咕地跟着严老师到办公室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迈着鸭子步，嘴里嘀嘀咕咕又回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豆芽儿嬉皮笑脸地凑上去，“罚你抄几遍词语？”

对于豆芽儿这种有多动症状的学生，严老师的惩罚手段一般是抄词语，抄多少遍，根据犯错误的情节轻重来定。

肥猫哭丧着脸，说：“罚抄词语倒好了。”

“那罚你什么？”

“跑步，六圈。”

豆芽儿开心死了，我也开心死了。肥猫的“坐功”特别好，他不怕抄词语，但严老师偏偏不罚他抄词语，却罚他跑步。肥猫最怕的就是跑步，而且是绕着操场跑六圈，不把他跑趴下才怪呢。

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。肥猫向我传达了严老师的指示，严老师是要肥猫在我的监督下跑六圈，也就是我要陪着肥猫跑六圈。

放学后，我和肥猫来到操场上。

肥猫“哼”一声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我也“哼”一声，恨恨地瞪他一眼。

跑第一圈，肥猫还勉强能对付。跑第二圈时，他已经开始喘粗气了，对我的态度也有所好转，有点巴结的样子：“夏雪儿，你看再跑一圈就OK……怎么样？”

我不理他。





跑第三圈时，肥猫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：“夏——夏雪儿，饶——饶命——”

“不行！”我冷冷地公事公办，“严老师说跑六圈，就得跑六圈。”

三圈跑下来，鲁云飞完全是拖着步子在一点一点地挪，恨不得立刻倒在地上，“夏雪儿，我——我嘴上说不想跟你同桌，其实心里是想跟你同桌的……真的，特别想……”

我一不小心，笑出声来：“肥猫，如果在战争年代，你被敌人抓去了，你一定会做叛徒的。”

“别小瞧我，在敌人面前我宁死不屈。你是谁呀？你不是我的敌人，你是我的同桌——亲爱的同桌——求求你……”

现在，肥猫有求于我，什么甜蜜的话都说得出来，你还能拿他怎么样呢？

唉，我总是心太软。

我带着肥猫向操场中央跑去，大圈也是圈，小圈还是圈，严老师并没有规定是跑六小圈还是六大圈，我们已经跑了三大圈、三小圈，一共是六圈，我可以向严老师交差了。